



RENSHI
HUODONGLUN

认识活动论

高文武 著





2 017 2457 1

认识活动论

高文武 著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 健

认识活动论

RENSHI HUODONGLUN

高文武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73,000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01-000800-0/B·30 定价 3.20 元

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认识论的研究空前热烈。我想这也许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在经历了“文革”的失误和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时候，深感掌握认识规律、端正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一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学术上的封闭状态，大量的科学技术成果和西方认识论学说闯进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感到有研究和总结的必要。谁都会看到，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无论就数量和水平看，就广度和深度看，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一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尤其令人喜悦。

在充分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以为也不能忽视问题的方面。我这里指的是在研究热潮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杜撰的，而是实际存在的。

人类的全部活动无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为了改造世界，不仅需要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还需要认识认识的规律。认识论就是对认识的认识，就是对认识活动及其规律的反思。认识论研究的实际内容和动力就是如此。它是一门古老的哲学学科。马克思以前的各派哲学从不同的侧面对于认识活动及其规律作了大量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成果，构成了人类认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这些先行的探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

前的认识论无论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成果，就其全体来说都没有抓住认识的本质，认识活动的根本性的“谜底”并没有被揭开，人们还是在迷雾中摸索徘徊。这不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缺少智慧，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哲学家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发现和掌握唯物史观，因而他们都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存在基础、客观结构和发展规律，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他们总是离开社会实践（其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决定的历史地发展着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考察“人”，考察“人性”，考察“人的认识”。他们始终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或者也肯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但对实践作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解释。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握认识的本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提供了揭开人类社会之谜的钥匙，从而也提供了把握人类认识的本质的关键，这才使千年的迷雾为之一扫。把科学地规定的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的研究，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这是哲学史上的大革命，是石破天惊的大转变。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有关认识活动及其规律的一切具体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远非如此。认识论领域中还有无数的具体问题有待探索，这种探索过程永远不会终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产生仅仅是一个开端，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这个开端的意义就在于从根本之点上纠正了以往各派认识论的共同迷误，为认识论的研究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新进展是不可忽视的。有些流派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产生的东西，是人类认识大树上的花果。对这些成果采取盲目拒斥的褊狭态度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然必须认真地研究它们，批判地汲取、借鉴其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这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途径，虽

然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途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流派由于拒绝唯物史观的指导，由于哲学家的阶级偏见，它们无论在某些方面、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多少重要的成果，无论它们的研究精细到什么程度，在总体上对认识本质的把握毕竟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它们往往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小处精明而大处糊涂。何况这些认识论学说中间还有大量的混乱和迷误，并非全是积极成果。如果我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非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在现代西方哲学面前自惭形秽，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当作“陈旧”的东西而置之不顾，总想搞“视角转换”，那就如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想“摆脱”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去另辟“新”路一样，未免聪明过头，走向反面了。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为人如此，做研究工作我想也应当如此。

应当承认，正如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一样，我们对认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决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已有的基本原理，而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不断地拓宽我们的视野，深入到各种细节中去；对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应当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高文武同志的这本《认识活动论》，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向的前提下进行探索的成果之一。高文武同志曾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以后考入南开大学攻读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学位。取得硕士学位后，他在海军工程学院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科研工作。1985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8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训练，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面继续从事教学科研，一面构思和撰写博士论文。这本《认识活动论》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学术专著。在写作过程

中,他曾求教于肖前、陈晏清、赵凤岐、高清海、齐振海、夏甄陶诸位教授,受到很多教益。在这本专著中,他以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为重点,力图详细地分析认识活动的中介,阐明认识主体怎样通过这些中介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论述认识的本质时,他力图具体地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根据列宁揭示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原理,较深入地分析了主体与客体在认识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论证了认识过程是以反映为前提的反映、建构与改造的统一,是主体改造客体与改造自身的统一。应该说,这些都是他多年严肃研究的成果,对深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很有意义的。当然,本书所探讨的只是一个侧面的问题,还不能看作是对认识活动的全面研究,在一本著作中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作为在正确道路上努力探索的一个成果,本书的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陶德麟

1990年5月

于武汉大学

目 录

| | |
|----------------------------|-----------|
| 序 | 1 |
| 第一章 认识是人类的一种活动..... | 1 |
| 一、认识的合理性之谜..... | 1 |
| 二、应当把认识当作一种人类活动来研究..... | 11 |
| 1.自然科学的启示..... | 11 |
| 2.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 13 |
| 3.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应有之义..... | 18 |
| 4.简短的结论..... | 23 |
| 第二章 认识活动论总论..... | 24 |
| 一、认识活动与其它人类活动的关系..... | 24 |
| 1.活动范畴..... | 24 |
| 2.人类活动是一个复杂系统..... | 28 |
| 3.认识活动..... | 33 |
| 二、认识活动论的立论原则和侧重点..... | 38 |
| 第三章 认识活动的主体..... | 45 |
| 一、意识活动是人成为主体的主要标志..... | 45 |
| 1.自觉的活动就是有意识的活动..... | 45 |
| 2.意识发生离不开工具和符号活动..... | 47 |
| 二、认识活动的主体的结构..... | 53 |
| 1.主体的自然结构..... | 54 |
| 2.主体的社会结构..... | 61 |
| 3.主体的精神结构..... | 62 |
| 三、认识活动的主体的层次..... | 65 |
| 1.主体的三个层次..... | 65 |

| | |
|---------------------------|-----|
| 2.主体的层次与认识活动 | 67 |
| 四、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发展趋势 | 70 |
| 第四章 认识活动的客体 | 74 |
| 一、认识活动的客体的论域 | 74 |
| 1.认识的客体是认识活动所及的对象 | 74 |
| 2.认识活动的客体的分类 | 77 |
| 二、认识活动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 82 |
| 1.主客体的相互生成、相互转化和相互制约 | 82 |
| 2.主客体和工具（仪器）的关系 | 85 |
| 第五章 认识活动的信息中介 | 94 |
| 一、通讯活动中的信息和认识活动中的信息 | 94 |
| 1.通讯活动中的信息 | 94 |
| 2.认识活动中的信息和通讯活动中的信息的差异和联系 | 99 |
| 二、认识论研究中引入信息范畴的意义 | 104 |
| 第六章 认识活动的语言条件 | 112 |
| 一、人类的符号活动 | 112 |
| 1.全面的自觉的符号活动是人类成熟的标志 | 112 |
| 2.从信号应对到符号应对的进展 | 117 |
| 二、语言符号是人类最基本的符号系统 | 121 |
| 三、从认识活动看语言的特点 | 125 |
| 1.语言并非和现实一一对应 | 125 |
| 2.语言是处理假设的工具 | 130 |
| 3.语言既具有开放性，又对思维有定势作用 | 133 |
| 第七章 认识活动中的理论活动 | 138 |
| 一、对欧文·拉兹洛模式的分析 | 138 |
| 1.欧文·拉兹洛模式 | 139 |
| 2.拉兹洛模式的可取和可引伸之处 | 144 |
| 二、难点：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途径 | 148 |
| 1.几种有代表性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 |

| | |
|--|------------|
| 关系的观点 | 148 |
| 2. 一种新思路：思想实验和思想实体 | 153 |
| 三、直觉在理论活动中的作用 | 164 |
| 1. 直觉活动和思想实验 | 165 |
| 2. 理论活动中的三类直觉 | 166 |
| 第八章 认识活动中的解释和评价活动 | 171 |
| 一、认识的二元发展 | 171 |
| 1. 认识的二元模式 | 171 |
| 2. 二元模式与认识中的创新和筛选 | 172 |
| 二、评价活动的三维坐标系 | 177 |
| 1. 对事实的评价 | 178 |
| 2. 对理论的评价 | 179 |
| 3. 知识背景在评价中的作用 | 186 |
| 三、自然科学中解释活动的启示 | 190 |
| 第九章 认识与实践统一的标志和过程 | 197 |
| 一、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 | 197 |
| 1.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认识论研究的缺陷 | 197 |
| 2. 科学的实践观贯通了历史观和认识论 | 201 |
| 3. 新方向并不意味着用实践淹没认识 | 204 |
| 二、认识与实践统一的标志和依据 | 206 |
| 1. 认识与实践统一的标志 | 207 |
| 2. 认识与实践统一的依据 | 209 |
| 三、认识与实践统一的过程 | 211 |
| 1. 人的活动的一般结构 | 212 |
| 2. 诸活动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 | 215 |
| 3. 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循环的新理解 | 217 |
| 主要参考文献 | 219 |
| 后记 | 225 |

第一章

认识是人类的一种活动

从结果上看，认识是关于对象的知识。知识和对象是什么关系？人们如何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这些都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要正确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把认识看作一种相对独立的人类活动。

一、认识的合理性之谜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应当记住，由感官印象推断概念和事物，是我们一切思想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① 爱因斯坦这句话指的是：外界事物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引起了认识，人们又用自己的认识去勾划出外界事物。这里包含着双向超越：从外物到头脑中的感觉再到理论性认识；用头脑的认识建构外物。这种双向超越总体上属于从客观事物到主观精神的飞跃，也包含着从主观到客观飞跃的思想准备阶段。它们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具有合理性？这就是从唯物论的角度看，认识的合理性之谜。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人们还没有发觉认识中有什么超越。他们天真地认为，头脑中有什么认识，头脑之外就有什么对象，两者的同一是天经地义、无庸置疑的。在古希腊本体论哲学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

^①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3页。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本体论哲学就是探求世界始基的学问。他说：“在那些最初从事哲学思考的人中间，多数人都把物质性的东西当作万物的始基。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实体常驻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①米利都学派就是把可感的物质性的东西当作万物本原的最初的也是最著名的代表。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阿拉克西曼德把物质性的混沌——“无限”——作为万物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把气作为万物的本原。在他们那里，“水”、“无限”、“气”等不只是思维中的概念，而且也是感性的存在物，它们就象由它们组成的万事万物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头脑之外。

并不是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把可以直接感觉的东西当作万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当作万物的本原，原子论者把“原子”当作万物的本原。在当时，原子象数一样，仅是头脑中的抽象，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数是纯粹量的规定，原子又恰恰完全缺乏量的规定。可是，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看法，数象可感物质一样，实实在在地在头脑之外存在着。按原子论的看法，原子尽管不能被直接感知，但客观存在着。

这些哲学家们都认为，正是这些以观念形式存在于人脑中、又以实在形式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的基质或本原，把人的认识和认识对象连结起来，使它们具有了同一性，如果没有这种同一性，认识就无法解释。

巴门尼德把认识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同一性这个问题，推上了极端。他把“万事万物由什么基质构成”这个问题转化为“万事万物是什么和属于什么”这个问题。他认为，既然万事万物都是存在者，都属于存在，“存在”又是思维使用的一个范畴，思维和存在应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页。

当绝对同一。他明确宣称，“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也不能说出的”，^①“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②

巴门尼德的极端观点反而使人们怀疑，思想真的能无条件地与存在的事物同一吗？这种怀疑在古希腊智者派那里，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这种思潮揭开了认识论研究的帷幕，是认识论的真正开端。

怀疑论思潮同时也是针对原子论者所坚持的感觉主义的。原子论者在解释认识的机制时，一般都主张：感觉和思想都是由钻进身体的影象构成的，是身体变形的产物。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影象接触他，是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的。所以，凡感觉到的现象都必定是真的。德谟克里特就明白地说，真理就是现象，与显示于感官的东西毫无区别。^③

古希腊的智者普罗太戈拉也认为“认识就是感觉”，但他更强调“不同人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感觉，同一个人的不同感官对同一事物也会有不同感觉”这一事实。他执着于感觉，把感觉看成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和最后的判定标准，得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示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示的那样”等结论。^④普罗太戈拉是从感觉主义走向相对主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认识有无确定性？如果有，根据在哪里？

普罗太戈拉以后，智者派的重要代表是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的出发点与普罗太戈拉不一样。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巴门尼德“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这个观点。高尔吉亚已经意识到，

①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1、33 页。

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50 页。

④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55 页。

思想、概念具有间接性、一般性，它们并不直接就是现实。

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一切皆变。巴门尼德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某物不论怎么变，但总存在。他把变动不居的事物具有的最普遍的共性——存在，当作一种独立的实体，认为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是唯一的、不动的、不可分割的。针对巴氏的观点，高尔吉亚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便有某物存在，它也不可认识；第三，即使可以认识，也无法告诉别人。^①

高尔吉亚的第一条原则想证明的是，没有哪个事物能等同于一般的“存在”。他是这样设想的：“如果有某物，它就或者是存在者，或者是不存在者，或者同时既是存在者又是不存在者”*；“如果不存在者存在，存在者也存在，那么在存在这一点上，不存在者与存在者就是同一个东西。因此两者都不存在。因为我们已经同意不存在者不存在，并且指出了存在者与不存在者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存在者并不存在。……由此可知无物存在。”^②

他的第二条原则是直接针对巴门尼德“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代表的存在物的”这个观点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所想的东西并不因此就存在，我们就想不到存在。”^③ 高尔吉亚的意思是，思想可以虚构某些东西，虚构的东西就不存在。既然思想中难免有虚构，难免与存在有差距，就不能保证思想能把握存在，与存在同一。

对第三条原则，他的解释是：“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④

高尔吉亚这些论证，有的比较清楚，有的相当晦涩难懂，有的则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56—57 页。

* 这里说的不存在者，可能是指现象

②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57 页。

④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57 页。

纯属牵强附会。这里牵涉到一般与个别、思想与现实、语言的意义等根本问题。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仍困扰着哲学家们。高尔吉亚没有讲清楚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他的贡献在于，他以不合理的形式提出了合理的问题，引导人们去进一步思考。他的见解比那些无视超越、视认识为当然的观点深刻得多。

高尔吉亚“无物存在”这个原则，隐含着“思想中范畴和规律具有一般性，而现实中的具体事物都是个别的”这个原理性的见解。也就是说，认识的结果与认识的对象是不对称的。某物属于存在，但不等于存在本身。用这种见解去考察认识中思想掌握外物的过程，它就变成：以个别事物刺激人们的感官为起缘，人们渐次获得了一般性的认识；反过来，人们又用一般性认识在思想上建构表现为个别的具体事物。从个别到一般是超越，从一般到个别也是超越，整个过程的超越性变得更为明显。

对思想把握外物时的超越看得愈明显，哲学家们就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证明超越是否合理上。这个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正如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所说的：哲学的思维就是对认识可能性的反思。“认识如何能够确信自己与自在的事物一致，如何能‘切中’这些事物？”^①“认识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它如何能够切中在意识框架内无法找到的存在？”^②

高尔吉亚所隐隐约约抓住的认识中一般与个别的矛盾，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用明晰的语言揭示了出来，在中世纪哲学中，则成了唯实论、唯名论、概念论争论的中心。哲学家们有的竭力回避超越；有的想证明超越是合理的，并着手探讨超越的方法；有的则对超越的有效性、合理性持怀疑态度。

从实际效果看，对超越的关注使本体论研究带上了认识论的色彩，对超越的处理还造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明朗化。

^{①②} E·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在这以前，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不明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与原子论学派的原子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它们都不可感觉，都只有凭借与有形物体的关系才能理解和说明，又都被认为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基质。

柏拉图的理念论，实际上回避从物到思想的超越的理论。柏拉图正确地指出，知识总是关于一般的知识。他把这个一般称为理念，认为理念是具体事物的原型，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理念，具体事物则是不完善的模型，靠“分有”理念而存在。理念是认识的真正来源，它早已存在于人的灵魂中，当人们与具体事物接触时，接触提供了一种机缘，使人们回忆起灵魂中的理念，从而认识具体事物。在柏拉图那里，认识中的一般和被事物所分有的一般都是理念的表现形式，人们认识的并不是具体事物而是理念，这样就避免了超越。

避免超越的结果使柏拉图陷入了新的困境。他必须证明，理念到底是一种什么实在，具体事物如何“分有”它。对于这些问题，柏拉图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事实上，既然现实事物靠分有理念而存在，理念是思想性的，只能存在于思想中，那么，说具体事物分有理念只能是用思想去创造事物。柏拉图的理念说只能放置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他承认认识中从物到意识的超越是难免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主要不是研究万物基质的学问，而是研究所有的“有”（存在、实体、存在的东西）、发现刻划“有”及其发展变化的最基本范畴的学问。他指出：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求知，认识的对象只能是具体事物，而不是理念。柏拉图把理念当成不同于感性事物的另一种实体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唯有感性实体才能独立存在，才是“有”。在现实中，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中，不能存在于事物之外。认识的过程就是从个

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即用归纳法从具体事物中得出思想性的一般，再用演绎法用思想性的一般来说明具体事物。但是，在谈到具体的认识时，亚里士多德最终又陷入了唯心主义。他说，认识一个事物就是发现一个事物何以如此的原因。他用拟人化的方法，把原因分为形式因（本质的定义）、质料因（作成的材料）、动力因（推动的力量、手段）、目的因（最后的目的），并进而把这四因归结为形式与质料两因，视形式为主动的、现实的，质料为被动的、潜在的。他没有把形式看成是内在于质料的。他认为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不涉及质料的形式，“在不涉及质料的东西方面，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①，从而得出了思维与存在可以统一的结论。亚里士多德在形式与质料上的混乱，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摇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能始终如一地看待超越。

希腊化时期的怀疑论学派反对认识中的超越，“该学派的倾向是接受印象和形象的学说，但认为不能超出印象和形象之外。因此，人们只需满足于现象而不必寻求那种关于实在的隐蔽真理。”^②他们怀疑认识的可能性，怀疑超越的合理性。其依据是：第一，由于知觉总是与环境、知觉者有关，知觉到的现象可能是错觉，并不一定真实地代表外物；第二，事物自身不能被单独认识，只有联系其它事物才可认识，故只有认识其它事物，才能认识与它们有联系的某事物，但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认为认识只能停留于现象界，只能说认识是为了“拯救现象”，把现象解释得尽量合理些。

西方中世纪哲学中唯名论、概念论和唯实论的争论，也是围绕着从个别到一般的超越展开的。唯实论中，有的坚持柏拉图的观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53 页。

② D·W·海姆伦：《西方认识论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8 页。